

攻

媿

集



二十

攻媿集卷七十五

此卷當宋本卷第七十三

宋

樓

鑰

撰

題跋

書曹武惠王傳後

康王之誥曰昔君文武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
保父王家用端命于上帝夫所謂不二心者人但謂其
忠于所事而已書之意蓋謂其臣與文武之心為一如
咸有一德之謂也藝祖之造邦武惠之元勛不容贊嘆
後人徒知藝祖之神武而不知創業垂統本于不嗜殺

人徒知武惠爲熊羆之士不知其用兵行師不妄殺一人所謂不二心之臣故伐蜀而戢兵藝祖使人謂王曰汝能戒士暴掠成吾不殺之志任得其人矣江南將下藝祖夢神人奏上天以金陵一城生靈爲曹公後自知公必能副朕不殺之志矣嗚呼我宋之國祚無窮曹氏之餘慶流行三代之君臣何以尚茲

跋趙晞遠使北本末

漢武帝得人之盛史贊有曰奉使則張騫蘓武武之執節千古所仰若騫者往來匈奴十餘年謂其勤勞則可

宋本闕首葉自
卷首至十餘年
未校

然竟不得月氏要領猶之可也奉使有指而多取外國奇物失侯之後益言所聞于他國者以蕩上心帝之黷武以至虛耗騫實啓之殆漢之罪人也少師以皇族之彥孝宗妙選副國信使上方銳意恢拓別持一書前此未有而公遇事詳審抗節不撓旣深得膚使之體迨其歸奏力陳遵養之說上意雖無封狼居胥之快而察公之忠誠南北信誓守之愈堅三復遺編手澤粲然敬歎不已旣得周文忠公爲隧碑以發揚之謹書卷末以慰二賢嗣之孝思云

跋黃刺史公移

余從妹適新昌石時亨文今主桐廬簿其婿黃君日宣自言鼻祖名从日成唐五季間爲明州刺史始居鄞之隱學後徙于剡所居號北莊且攜其家藏明州公移三紙相示草書皆手澤也余每見舊物無不愛玩又念先大父少師宣和中守鄉郡首尾四年中更兵燬不惟家集不存吏牘亦不復見君家此帖傳三百年可寶也諦視之其第三帖天祐三年嗚呼唐昭宗以天復四年三月改天祐八月而遭朱全忠之禍哀帝嗣位竟不改

元三年歲在丙寅明年四月而唐亡矣歲在丁卯是爲梁開平元年餘二帖皆開平二年歲在戊辰第二帖則正月而第一帖乃九月三帖之次正失其前後當一正之二帖爲雪竇山者前止稱監蓋專爲鹽事也印文漫滅僅辨一二疑是監中之印一牒補吳德爲衙官則明州重鑄之印六字甚明晚唐名器益輕一刺史而檢校太傅騎省憲銜下及胥吏是時錢武肅王據吳越或勸拒梁使者武肅笑曰吾豈失爲孫仲謀耶故用其正朔又言董昌之誅明州君預有力故有佐忠去僞功臣之

號因併著之

跋歐陽公與張直講帖

歐陽公筆札自成一家故所見無僞帖然鮮有如張氏所蓄之夥蓋直講出其門久矣嗚呼前輩風範歎仰何極與門人書止以講學進道爲問官稱直書外封多用花押皆今之所無也出處君子之大致可以自決若范蜀公之不待年固爲高矣蓋有爲而發公亦不暇俟從心之期勤勤屢請而後得之本無可疑而于士友間詢士論恤清議又恐或以爲速也李宗易未知何人公欲

少遂休息可漸調攝公非他人比也以憂世體國之切又爲斯文宗主雖曰忘疲精力耗矣六十四歲至蔡明年六月得謝又明年當熙寧五年之秋而公薨矣哀哉汝陰處士公待之甚厚騎馬聽朝雞之句可知一從王氏之招頓隳素守春秋猶且倚閣于公何有哉公發明經學于詩最詳易道難言公亦自言不敢以己意爲準也直講五世孫箴示此二軸敬題其後聞家藏直講易說猶恨未及見之公嘗薦直講試制科期待不淺官止大理寺丞秀州倅命也而其後衣冠不絕曾孫諤訥泊

篋俱挹世科非垂裕之效耶

跋巢經唱和帖

向薊林 壽岡楊愿

巢經蕭奩

向薊林

壽岡楊愿

巢經蕭奩

薊林詞翰固多見之壽岡巢經之酬倡可以見江右文物之懿壽岡臨江之山其字謹仲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也樞密楊公字原仲姓名適與壽岡相似今其家在會稽杜小冠陳驚坐不可不辨也

跋傅欽甫所藏職貢圖

河南出鮮卑慕容氏吐谷渾之後也地在河南古之

流沙也梁天監元年遣使朝貢獻瑪瑙鍾後或歲再三至或再歲一至

中天竺國一名身毒天監初其王屈多遣使獻瑠璃唾壺等

師子國大通元年其王迦葉伽羅訶黎邪使使貢獻北天竺國天監三年遣使朝貢

渴盤陀國于闐中小國也中大同元年始通江左遣獻方物

武興蕃國本仇池天監初封武都王後以為東益州

滑國車師之別種天監十五年其王厭帶夷栗隨遣使獻方物

波斯國中大通五年始通江左遣使獻佛牙

百濟國東夷三韓馬韓有五十四國百濟其一也天

監十一年遣使朝貢

龜茲國西域之舊國自晉渡江不通天監元年遣使

朝貢

倭國武帝進其王武為征東大將軍

因古柯國

案梁書及南史並作周古柯國此因字似誤

阿跋檀國胡密丹

國並立滑國之旁小國也普通元年使使隨滑國使來

獻方物

白題國匈奴之別種胡也漢灌嬰與匈奴戰斬白題

騎一人普通三年遣使來獻方物

末國漢世且末國也普通五年始通江左遣使來貢

獻

林邑國古之越裳漢日南郡象林縣天監九年其王

范天凱奉獻白猴

婆利國去廣州二月日行天監十年

案梁書及南史並作天監十六

年遣使奉表獻金席

宕昌國西羌種天監四年其王梁彌博來獻甘草當

歸

狼牙脩國在南海中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天監十四
年遣使阿撒多奉表

右二十國亦有屢至者姑紀其略

正字傳欽甫攜職貢圖見示不惟畫筆精好其上題字
亦自合作李龍眠有帖云梁元帝蕭繹鎮荆時作職貢
圖首虜而終蠻凡三十餘國今此卷纔二十有二必有

遺脫者余試攷之其一曰魯國使龍眠以爲首虜而此
曰魯豈有誤耶徧閱南史梁之記傳及通典太平御覽
皆無魯國與丙丙國其下二十國則有之旣列于前皆
曾朝貢于梁者也武帝紀中又有扶南鄧至于闔蠕蠕
高麗于阇利新羅盤盤丹丹九國豈圖之所遺耶亦不
見所謂蠻者按海南諸國晉代通中國者蓋鮮故不載
史官及宋齊至梁其奉正朔修職貢航海往往而至自
晉氏南渡介居江左北荒西裔隔礙莫通至于南徼東
邊界壤所接宋元嘉象浦之捷威震冥海于是鞮譯相

係無絕歲時以洎齊梁職貢有序元帝字世誠武帝第
七子也工書善畫自圖宜尼像爲之贊而書時人謂之
三絕江陵城陷聚圖書十餘萬卷盡燒之著書甚多內
有職貢圖一卷此幾是矣然尙有可疑者旣曰圖書盡
燒何由得傳使不在煨燼中去今已六百五十三年紙
之壽雖過于絹素亦不應尙爾全好恐是龍眠摹本前
帖卽其自跋也故又云恨筆墨凡惡而未究真此蓋其
自謙之辭也標題小楷與帖字頗類疑亦龍眠之筆又
帖云狀其形而識其土俗今不見所識又疑止摹其形

也況龍眠好臨古名畫如張僧繇善神李將軍海岸圖
吳道子韓幹者尤多晉天福中胡嚴徵臨道子善神亦
曾榻本澹巖張公右丞達明龍眠之甥亦言伯時于前
人遺跡靡所不叩則元帝之畫當是其所臨者貞觀開
元等印高下勻布如出一時貞觀旣在御府不應百濟
之下書顯慶四年滅又內殿圖書內合同印集賢院御
書等雖皆是李後主印然近世工于臨畫者僞作古印
甚精玉印至刻滑石爲之直可亂真也姑罄所聞更俟
博識之士訂之噫龍眠之筆在今日誠不易遇欽甫寶

之安知他日不獲其餘也

欽甫云通鑑宋元嘉二十七年將北伐詔云芮芮亦間遣使遠輸誠款誓為掎角疑丙丙與芮芮相類恐傳寫之誤然南史亦無芮芮之名姑俟詳攷

梁書西北諸戎傳芮芮國蓋匈奴別種魏晉世匈奴分為數百千部各有名號芮芮其一部也自元魏南遷因擅其故地宋引之共伐魏天監十四年遣使獻貂裘是後數歲一至貞觀中中書舍人裴孝源公私畫錄云梁元帝畫六卷並有題印卻不及此又云職貢圖三卷江

僧寶畫隋朝官本亦有陳梁年號名畫記云元帝畫職貢圖并序外國貢事又梁書云任荆時畫番客入朝圖下元日再書以助博聞

初疑芮芮恐是蠕蠕北史蠕蠕傳甚詳攷之不見而南史蠕蠕傳與梁書芮芮傳首尾止二百餘字事絕相類乃知芮芮果蠕蠕也蠕蠕貢獻已見前跋在武帝紀中因併書之

跋二疏圖

開禧二年余年七十鄉黨作會于敝廬俞惠叔以此圖

珍妙集
九何循校
爲壽愛玩不已時余已告老于朝至明年再請而後得
之韓文公送楊巨源序引二疏事云後世工畫者又圖
其跡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則知舊有此圖矣
澹巖右丞張公有二疏圖詩自注云世傳顧長康筆故
詩中云虎頭圖一卷高貴鄉公畫隋朝官本二者未知
孰是右丞詩又稱潼關四山萬木送車闐咽導騎交馳
疑非此本龍眠思出新意或約舊圖而爲之洛陽王壽
卿魯翁篆李陽冰琴銘跋尾趙公明誠稱其深入陽冰
之室賀公所稱殆是斯人而非公也近又得龍眠四皓

圖稍大遂臨此本展以爲對

題柳公權所跋洛神賦

洛神賦本感甄賦王大令好書此故多傳于世嘗見六
一居士家傳絹素真蹟亦非全文柳誠懸小楷書跋此
卷作章草體雖合作未到皇象諸公其用工亦深矣余
以讀者不能盡識欲爲行書于後因參以他本正定以
宄未暇書此以歸之他日或再見尙當屬筆

跋金滕圖

金滕之說不明久矣嘗偶得其意欲著于冊而未暇盧

甥祖臯申之攜此圖見示雖出臨摹而古意具在遂爲之說書序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讀者遂謂公作金縢之匱殊不知序書者蓋言金縢之篇爲公而作也古之卜筮非若後世之輕易記曰易抱龜南面天子北面蓋聖人齋戒以求著龜其求之天也可易乎哉此篇之說旣不明似覺文義間斷又若非可以傳後世者間有不通先儒多畧而不道余熟復之始得其意而後詞意聯屬所謂豐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者要當先正金縢二字所謂金縢之匱者其中實藏古書自后稷之封于

郃分茅胙土授之以龜占書至嚴子孫世守非有大事不啓也武王克商纔二年而疾弗豫召公太公曰我其爲王穆卜穆敬也二公欲卜之于天也周公曰未可不若以感動我先王遂以告太王王季文王卜三龜而皆吉所謂啓籥見書者正啓先世金縢之匱也旣觀占書亦曰吉公納冊于匱中不欲人之見之非聖人欲徼福于後也罪人斯得之後又爲鴟鴞之詩以遺王其意切矣史臣書王亦未敢誚公言雖不誦言而不利孺子之讒王之心猶未釋然也雷電以風禾偃木拔王與大夫

盡弁以啓金滕之書不知何爲而啓此書也以爲不知則天變于上何爲而啓此以爲知之則亦不必啓此書也蓋其時正以不知天之所以爲變故啓占書以卜天意及得公代武王之說至于執書以泣王心始大悟首曰其勿穆卜蓋本欲卜而今不必卜也始知天變之意欲彰公之勤勞爾出郊而迎雨反風而歲大熟而後一篇之義煥然孔子定書特存此篇以見周公之制禮作樂以致太平本于此也新莽以平帝有疾作策請命願以身代藏冊金滕莽之讒詐不足言漢去古未遠此說

已不明直以金滕之匱爲周公所作而況于後世乎

跋章達之所藏虞書孔子廟堂碑

此本雖無大周二字比余所藏爲多又精彩殊勝聞天台有真跡在餘生恨不得見之得見此本斯可矣

又心經

虞書石刻雖不盡有尙多見之心經精妙始見此本章貳卿自言家藏已百餘年矣柳誠懸蘇浩夫人志銘此本奇甚只一疊字真欲照人小字難于寬綽而有餘不如此不足爲楷法戶造李公誠之示以大父參政文肅

公草堂所藏懷素自敘嘉定元年閏四月丙子同觀于道山堂有疑爲臨本者然亦妙矣未易輕議

跋潘刑部

致堯

詩卷

致堯

彥先濟南潘公之字也登紹興初進士科時方多艱憊慨許國始爲尉曹丞相呂忠穆公薦其有專對之才二年歲在壬子假禮部侍郎使不測之敵一時名公皆壯其行詩章甚衆今其存者四殿院劉公棐察院李公藹又李公愿馬公永卿皆俊偉人也公旣得要領以歸和好隨定授朝請郎尚書刑部郎中終焉公諱致堯其行

也季氏宗丞公致祥字彥和奉其太夫人居四明余從妹適宗丞之子迂今其子侶樓出也攜以求跋爲道槩仍請道山諸賢各識姓名于別卷明日又書此于玉堂直舍俾侶襲藏之以爲家寶云

跋李文敏公遺事

士大夫學爲文章固足以爲國之光華一臨事變隳素守忘大節者多矣二凶變起倉猝文敏公廷叱之而奪其氣事不難無以見君子宗社再安誠國有人哉

跋李山房與山谷帖

山房不以書名嘗見行書不知草聖乃如此以是知前輩無不過人者所謂不有此身安得此甥也

跋黃子耕定武修禊序

子耕明遠以古帖相易不肯各有其寶余有淳化間本與此相似而流帶右天尚全謂子耕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明遠姓單名丙父右選之有文者

跋郭適之集句梅雪詩

集句始于近世莫盛于半山而葛公亞卿繼之後有作者鮮能及也吾鄉郭君適之舉業餘暇為梅雪集絕句

至六百餘篇雖日以詩為戲非博記詳取未易為也然亦有擇之未精者至下取鄙句何耶昔有刺字至半山之前自稱集句詩人坐客駭然公寘之坐末問曰江州司馬青衫濕何以為對應聲曰梨園弟子白髮新公甚悅觀此篇者其可輕視之耶

題專壑

半山詩云穰侯久擅關中政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慕年專一壑每逢車馬輒驚猜蓋引穰侯事而採莊子擅一壑之語也余起于告老之餘叨塵樞近寓居乃得此

勝處名以專壑客有言曰此真傳舍子安得專余曰公退燕坐酌酒賦詩如在深山窮谷中援琴對之萬壑同響則余實專之矣若自其變者觀之則此身殆非吾有而況此乎客一笑因刻其語于崖下

跋韓忠武王詞

近見費補之袞梁谿漫志紹興間韓蘄王自樞密使就第放浪湖山匹馬數童飄然意行一日至湖上遙望蘇仲虎尚書宴客蘄王徑造其席喜甚醉歸翌日折簡謝餉以羊羔且作二詞手書以贈蘇公緘藏之親題其上

云二闕三紙勿亂動淳熙丁未蘇公之子壽甫山丞太府攜以示蘄王長子莊敏公莊敏以示余字畫殊傾欹然其詞乃林下道人語莊敏云先人生長兵間不解書晚年乃稍稍能之耳嘉定改元莊敏公次子樞密副都承旨帶御器械杖以二詞石本見示益信梁谿之說但詞中一二字不同耳昔人有競病之詩及塞北烟塵之句雖皆可稱殆未有超然物外如蘄王之曠達者也

跋韓莊敏公遺藁

鑰頃在周行荷莊敏公與之進抵掌而談世故慨然有

許國之志觀此奏藁蓋事有至難而不敢辭身將就死而弗苟避母已老而不以告子在側而不及知事定之後始出以示之忠孝大節可以概見勒石傳遠以昭前人之遺烈此孝子職也

跋桑澤卿蘭亭博議

禊序之傳歌詩序跋不知其幾愈出愈新贊揚不盡澤卿又從而鳩集之後之作者殆未已也余復何言嘗記本長老赴闕時過金山佛印見其樸野強使賦詩仍誦唐人以來佳句本忽使人代書云水裏有塊石石上有

箇寺千人萬人題只是這箇事印深服之余輒用其語曰定州有片石石上幾行字千人萬人題只是這箇事可以發好事者一笑

跋黃知命帖

山谷真蹟中更禁絕重以兵燬銷燬而四方得之者甚衆則知此老所書未易以千億計知命但傳詩篇今始見此帖于子耕許風度大似伯氏所謂一不爲少者尚可想見白衫騎驢搖頭而歌之時山谷以名太高一世憂患卒以謫死知命雖以覺廢優游終老殆伏波家之

功妙集
少游耶
跋蔣亢宗所藏錢松窓詩帖
持河循校

少游耶

跋蔣亢宗所藏錢松窓詩帖

其鑰汪出生長外門幼時見故大參錢公為貳車公壯年風流醞藉喜與士夫游與外祖尤厚吾鄉舊有五老會宗正少卿王公珩朝議蔣公璿郎中顧公文衡州薛公朋龜太府少卿汪公思溫外祖也皆太學舊人宦游略相上下歸老于鄉俱年七十餘最為盛事禮部侍郎高公閱起居舍人吳公秉信皆自以後輩不敢預王薛二公下世參政王公次翁致仕寓居嘉慕義風始議為八

老會朝議徐公彥老布衣陳公先而後至顧蔣汪公參政洎高吳二公繼之然已不及前日之純全矣大參政詩中所謂八僊人者此也蔣公園中素有集春堂海棠尤多即大參所賦也後使淮上猶與蔣公通問今左相當軸與大父相望于四十年間蔣公會孫亢宗裝池詩帖欲以獻光範門下求跋其後大參素博學好詩文詞翰俱勝不待贊嘆又見前輩宦游其待寓公如此之厚也

跋先太師與張檢詳帖

文選
卷五
七

先君太師隆興初元監進奏院檢詳張公爲寮俱未有
解宇同處直舍情好日隆未幾先君易諸軍糧料院張
公擢監察御史會有旨薦郡守遂薦先君其詞曰御下
以嚴處事以靜嚴而知恤靜而能辨識者以爲曲盡先
君尋以軍器監丞兼工部郎因此得守古括括公遷檢詳
已而歸婺源奉祠先君兩致專書前緘銜位鑰某代書之
今四十年矣公之子星子令南金以墨蹟遠寄又以二
書爲碑本見遺仍求真蹟感歎追慕衰淚橫集謹書其
後而歸之先君一意郡事書尺盡付鑰某輩此皆親筆尤

見交情之篤餽遺止此又以見前良相予物薄而情厚
也

跋陳君

彥直

楚薊圖

彥直

小子何莫學夫詩多識于草木之名離騷具載香草多
湘楚間所產陳君篤好之圖形作贊而闕所不知者四
以是知詩人亦不能盡見痛飲讀之取其大指而已陳
君所記亦有與余所聞不同者人言木蘭卽木筆雖別
有辛夷之名未知孰是而頗有證焉半山有籬落黃花
滿地金之句歐公云菊無落英半山云歐九不曾讀離

騷公笑曰乃介甫不曾讀耳竟無辨之者余嘗得其說
不惟悟歐公之意騷之旨亦明靈均自以爲與懷王不
能復合矣每切切致此意木蘭仰生而欲飲其墜露菊
花不謝而欲餐其落英有此理乎正如薜荔在陸而欲
採于水中芙蓉在水而欲舉于木末皆此意也又嘗于
蘭有感焉凡花之生深林者皆能不以無人而不芳然
古人必以稱蘭者非蘭不足以當此正如疎影暗香他
花亦有之惟梅可以語此耳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初止言昔者吾友嘗從事于斯而後世以爲顏子不疑

又此意也余老矣本終身山澤間牽挽至此日墮膠擾
中一見楚薌卷軸雖未及見陳君已覺鄙吝意消又知
爲同年雍甫之季也縱筆及此俟來過我相與一笑

跋餘姚縣陳山寺碑

五代史載耶律德光問馮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
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雖俳語人謂契丹不
夷滅中國之人賴道一言之善也五季歷五十餘年四
方雲擾惟兩浙境內不知兵革但知錢武肅王絜世奉
佛崇飾塔廟不知一方生靈佛力所不及者錢王實爲

之陰功至普于今慶裔繇遠爲本朝勲閥之冠姚江陳山一碑具言建立本末主僧妙珣欲持謁丞相于丹丘仍攜忠懿王制書求跋遂書于卷尾

跋舊答李希岳啓

少嘗問從兄編修景山老杜韓柳洎本朝歐蘇半山山谷諸公晚而詩文益高何耶兄曰文章精神之發也學問旣充精神有養故老而日進余嘗佩服斯言數年前余方投閒李希岳惠以駢儷之文嘗手報之復以來示又出大篇筆力愈進余退視舊作自覺只在故處爲書

卷尾以誌吾之媿尙勉希岳之進也

跋王額之所藏趙忠定公帖

紹熙之末丞相趙忠定公方在西府慨然欲收召天下故老之有清德雅望者聚之朝時太府卿王公正己吏部郎中豐公誼諸人皆其選也以年高退處于家皆欲盡起之庶幾大老歸周明年忠定當國王公時已休官豐公先至適以繁言而去此事遂已爾後事愈多變而諸老亦盡矣可勝嘆哉大卿鑰姑之夫也從其孫額之見忠定舊書讀之使人流涕尙寶藏之使後來知前輩

相與之意非有私于故舊也

跋王岐公端午帖子

嘉定二年大宗正丞兼權吏部郎王君以曾祖岐公端午帖子并和范蜀公詩一軸示鑰且求跋鑰曰華陽集一百卷可謂多矣然岐公在翰苑幾二十年著述殆不止此嘗問公之孫大監云不惟有所遺逸如資治通鑑序韓魏公神道碑皆曰御製不敢編入家集中鑰謹攷此軸所書太皇太后慈聖光獻也皇太后宣仁聖烈也皇后欽聖憲肅也時熙寧三年裕陵之盛際也後一詩

集中詩題有云兼呈司馬君實內翰又自注云自太平興國以來四世凡十榜登科又云予與景仁君實有子登第公長子仲脩蜀公之子百揆俱在葉公祖洽榜第四甲溫公之子康中明經一甲亦在是年集中詩與子皆同惟鳴鳳作雛鳳云

跋周侍郎三帖

鑰衰族本出東陽樞密通譜爲伯父行使關陝時聲績甚著侍郎周公書中云樞密于鳳翔長安西六程極用心凡事皆平和無間言而陰能消諸公自恣之心極不

易周公古君子言又出于無心則當時使事可見李世
輔後名顯忠竟隨樞密以歸張中孚亦關中傑黠周公
推誠待之是時士夫多出入兵間以濟國事可仰也

跋章達之所藏唐石淙詩序

同知樞密院章公示以故碑二冊其一則夏日游石淙
詩序曰璧制璧音聖蓋則天所作也有云爰有石淙者
卽平樂澗也則天賦七言太子顯則中宗也相王旦則
睿宗也武三思狄仁傑李嶠蘇味道姚元崇闍朝隱崔
融薛曜徐彥伯楊敬述于季子沈佺期各稱其官詩皆

七言侍遊應制亦有姓名殘缺者後云大周久視元年
左奉宸大夫思薛曜奉敕書其一秋日宴石淙序序中
言若三陽石淙亦曜書曜乃稷之兄字畫勁正實相似
云退而詳攷之唐史則天聖歷三年造三陽宮于嵩山
夏四月幸三陽宮五月改年久視七月至自三陽宮唐
會要久視元年七月三日右補闕張說以車駕在三陽
宮不時還都上疏有云三陽宮至洛城百六十里有伊
水之隔嶢坂之峻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
正其地與時也春明宋次道敏求作河南志登封縣三

陽宮武后聖歷三年造有含樞殿長安四年毀之其城
 曰石淙卽平樂澗也或謂石淙卽晉石崇之金谷攷之
 殆不然太平寰宇記及河南志皆云金谷在河南縣此
 石淙在登封縣淙與崇字又不同以此知其非也武后
 傳言則天作十有二文此碑多用之亦有字畫不同者
 又知匣之爲月璧之爲聖罔之爲國全之爲人等不能
 悉書亦可補史之闕文也

跋趙明可家藏三物記

金蠶爲墟墓中物無疑嘗見虞世南家墓歷古多族葬

記一墓域有數十冢在某州縣又記松柏若干株石羊
 石虎石沙門等若干又云金蠶若干蠶乃墓中物不知
 何以知其數殆不可曉漢鐙制亦甚巧上翻其半可焚
 膏油置蠟炬亦可收燈地古人制器不苟如此葛文康
 公魯卿少仕于兗有手板裁香楷之句此簡真闕里物
 又傳于唐初信可寶也故家遺物傳數世者蓋鮮明可
 旣藏此三者及其宰縣適有龍牙之異亦一奇事也

又信岐二王傳

開禧元年鑰方閒居書信王岐王二傳其六世孫汝述

既登之石至嘉定二年秋汝述歸自慶元縣更求跋語
 并敘家世岐王之子安康郡王士說嘗使敵營隨二聖
 北狩不勝忠憤罵敵而自沈于黃河金人服其義葬之
 河干是生銀青公不柔銀青生岳州善待字時舉久寓
 吾鄉又與鑰同為隆興元年進士杜門罕出教其四子
 甚嚴各設几案正坐其中自為指授後汝述汝達汝遇
 汝适俱踵世科十餘年間皆改京秩其與未艾信岐二
 王之賢德安康之忠節岳州之義方是宜有後哉

跋張正字莊子講義

景德三年敕莊周立言理歸于冲寞郭象為注義造于
 淵微自莊子之書盛行于晉而清談名理莫不以象為
 稱首其序首曰莊子者可謂知本也矣莊子固為知本
 而象所謂本恐非莊子之本也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
 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曰今之隱几非昔之
 隱几者此莊生之妙旨而象乃曰子游嘗見隱几者而
 未有若子綦也嗚呼謂之知莊子可乎自茲以後無能
 真知者惟王荆公之論蘇文忠之記超乎先儒之表得
 莊子之本心而荆公專以末篇天下為言蓋其首論六

經之道既而曰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
之大體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而後列諸家于後以
老聃為博大真人又自稱其道術然而皆在百家之科
不敢上與六經比此實蒙莊語也太史公先黃老而後
六經六家要旨以儒為家顧安知此乎余雖服膺二公
之言竊以為前此未有發此秘者而又自知學力淺短
不敢輕議嘉定改元始識西蜀張君子朝行聞其耽玩
此書且有所著深藏若虛似不能言一日旅進送客而
獨留之始敏其說惠然以其書示余始得以盡見所蘊

因相與商榷之其言浩博未易究陳大率探莊生之深
旨得二公之遺意凡世人真以為荒唐謬悠者皆推引
以通乎六經之意雖未敢以為盡得其說而與世儒之
說不侔矣方欲時奉從容以求發明之益倏然去國留
之不可欲得一言以為別余老矣何能坐進君方以才
名入道山冊府澹然不見其喜及其去也亦無幾微見
于顏面則其所得所養可知矣萬里相望余將再挂衣
冠歸老田里無復再見之日君其勉旃進進不已尚可
以寄我也君名興祖廣漢人也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三

攻媿集卷七十五

攻媿集卷七十六

此卷當宋本卷第七十四

題跋

宋

樓

鑰

撰

跋史太師答范參政薦崔宮教帖

太師魏郡王聞人一善則志之隨時薦用不遺餘力此其真帖盛大且有後薦賢之福也乾道間丞相魏文節公守吳門魏惠憲王鎮宣城過郡宮教為教官作樂語有云天上風姿咸仰吾君之子人間官品休論異姓之王丞相極稱之以是知大參范公不苟于薦士太師謂

之二難是矣紫微先生舉鑰自代遂出門下宮教之喪
紫微哭之甚哀人琴俱亡未幾亦下世矣紫微兼內外
制文擅一時宮教之文人鮮知者故表其警聯可以知
鼎味云

跋趙忠定公家書

丞相忠定公魁多士登館殿侍經帷帥全蜀知貢舉皆
本朝天族之所未有受知孝宗擢登從列又留以遺光
宗兩朝眷渥特寘樞府引故實力辭至于五六重以御
史之有言又列高宗聖訓以為據而詔旨弗俞尋知樞

密院事紹熙五年七月甲子既成翊戴之功拜右丞相
翰林學士李公獻所草麻制已行三命而僂終遂牢辭
改樞密使至八月二十八日鑰時以西掖直學士院主
上猶在北內忽蒙宣押御筆留某以少師觀文殿大學
士判建康府趙某宗姓之賢偉然忠實太上體壽皇圖
任之意擢貳機衡肆朕繼承厥功為大俾居宰路控避
莫回殊拂眷懷尤辜輿望朕惟不膠者卓維時之宜今
政令未孚水旱間作得一賢佐度越拘攣萬幾實繁其
遂我相可除右丞相詞臣苟得君上一言敢不具載况

承宸翰詳密如此何敢不以屢書并草兩麻丞相制有云壽皇咨其切直屢敷心腹之言太上察其篤誠徑委股肱之寄擢居宥府密贊籌帷逮予有興厥功尤大又云亟頒詔綽俾踐台符何循牆之過勤致反汗而中止既辜輿望殊拂眷懷又云矧今政令之未孚復多水旱之間作是圖賢佐以贊繁機越彼拘孿不膠者卓矣置于左右亦職有利哉非為朕私其遂我相蓋具載上語也此歲不知者以鑰為褒稱太過謹不敢辯雲漢之章至今寶藏然則丞相之進用本末大略可攷矣公之長

子太府寺丞以家問示鑰敢詳書之若其戒從子初仕數端真可以為世範云

跋白樂天集目錄

香山居士之詩愛之者眾亦有輕之者山谷由貶所寄十小詩如老色日上面歡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又輕紗一幅巾短簞六尺床無客日自靜有風終夕涼妙絕一時皆香山詩中句也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若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今在王文公集中不知亦香山詩也此特其佳句爾其

間安時處順造理齊物履憂患嬰疾苦而其詞意愈益
平澹曠達有古人所不易到後來不可及者未容悉數
琴詩亦多有曰自彈不及聽人彈又曰近來漸喜無人
聽琴意高低心自知皆有自得難言之秘道德二經世
所尊尚讀老子詩云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語吾聞于老
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緣何自著五千文其所見超詣如
此留侯之在漢無敢訾之者四皓廟詩云子房得沛公
自謂相遇遲終雜霸者道徒稱帝者師子房爾則能此
非吾所宜立論至此尤爲高勝而可輕之乎余平日佩

服其妙處手編目錄寄吳門使君李公諫議併以所聞
錄寄之李德邵璜有白氏年譜尚當訪求以成此書云

跋戴式之詩卷

唐人以詩名家者衆近時文人多而詩人少文猶可以
發身詩雖甚工反爲屠龍之伎故好之者寡黃巖戴君
棟字敏才獨能以詩自適終窮而不悔號東臯叟不肯
作舉子業且死一子方在襁褓中語親友曰吾之病病
矣而子甚幼詩遂無傳乎爲之太息語不及他與世異
好如此子旣長名曰復古字式之或告以遺言深切痛

之讀書績文而尤篤意于古律雪巢林景思竹隱徐淵
 子皆丹丘名士既從之游又登三山陸放翁之門而詩
 益進一日攜大編訪余求一語余于詩雖知好之而不
 能工老益廢忘無以答其意夫詩能窮人或謂惟窮然
 後工笠澤稱玉谿生是已笑語之曰子惟能固窮則詩
 愈高矣余之言顧何足為軒輊耶

跋汪季路所藏書帖

唐僖宗賜禧實敕書

唐末敕書讀之使人悽惻時多工于書倉猝中猶爾可

觀文安王君世臣跋語頗詳謂袁氏本得之古墓中疑
 卽禧實之墓又言徧閱唐史及編年通載不著禧實姓
 氏蓋偏裨也余觀敕書委諭詳密必非施于偏裨者治
 平中張唐英次功自號黃松子著外史檇杌十卷載前
 後蜀事王建永平四年書張琳始末有云大順初禧實
 為黔南節度辟為推官禧字惟集韻與喜同他未之見
 鄧校書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正引檇杌之說且曰姓
 書未有此氏今增入乃知姓禧而名實也書後止書十
 五日尚不書月王君遽以為中和年者以書中言越在

巴蜀又有雖元惡未就誅擒凶黨竝皆逃竄及已收宮
 闕之言蓋僖宗乾符二年乙未黃巢大盜始起至廣平
 元年庚子遂入長安帝幸興元次年改元中和遂幸蜀
 三年癸卯李克用以四月平京師巢遁去所謂元惡未
 誅已收宮闕殆斯時也四年夏巢既誅乙巳歲三月始
 還京師改元光啓是在蜀幾五年若大順乃昭宗之次
 年庚戌欲以此為昭宗之敕則昭宗雖嘗播越幸石門
 幸華州幸鳳翔其在鳳翔詔謀幸蜀王建迎駕而不果
 是為僖宗中和之敕無疑豈中和間僖實已為黔南節

度至大順初始辟張琳耶其詳不可得而知僅得二書
 知其姓名他書未必無之顧淺陋老懶未能詳攷尚有
 待于博洽之士王君偶未攷檮杌又惜鄧校書之不及
 見此書也

東坡嘯軒詩

易晉卦之九四晉如鼫鼠雖近代大儒皆以為貪而畏
 人之鼠然詩之碩鼠从頁石聲大也故曰若大鼠也易
 之鼫鼠從鼠石聲陸德明釋文音石五技鼠也引本草
 蝮蛄一名鼫鼠始深疑之攷許叔重說文解字註云五

技鼠也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
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是真螻蛄也荀子所謂
梧鼠五技而窮楊倞所注乃出于叔重唐本又曰六技
鼠也下又有云能歌不能成曲成曲一作度曲余嘗試
其五技皆然土中百蟲多能以穴掩身惟此物于淺土
穿穴人或取于路窮處必得之暑月雨後土中有聲若
長哦者俗謂蚯蚓唱歌余既得六技之說嘗于夏夜傾
聽久之篝火發土果螻蛄也坡翁詞翰不待贊嘆嘯軒
詩云食土蚓無腸亦作終夕叫似亦未知爲螻蛄而徇

俗耶彌明石鼎聯句云時于蚯蚓竅微作蒼蠅聲亦誤
矣

付官奴樂毅論

余見此刻多矣未有如此之精明者半山集中有江鄰
幾邀觀三館書畫詩或云梅聖俞作有云羲獻墨跡十
一卷水玉作軸排疏疏最奇小楷樂毅論永和題尾付
官奴豈承平時此論猶有真蹟耶

淳化本修禊序

余嘗蓄一二禊序近歲得畢少董所藏參龍董氏淳化

中本最勝少董跋其後甚詳自言董氏有三百本取其尤者三此又其最佳者後多名士題跋而田君秀實大篇亦以此為三本中第一故尤寶之與此本無一毫之差而此長半寸許當是裝潢者用刷太重遂引而伸之爾

邵康節觀物篇

易之傳尚矣至本朝而後有先天後天之說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坎以一居北坤以二居西南震以三居東巽以四居東南乾以六居西北兌以

七居西艮以八居東北離以九居南故說卦云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後天之說文王之易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乾自南而左巽自西南而右故說卦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蓋乾上而坤下離左而坎右震東北而巽西南兌東南而艮西北二卦各相對此先天之說伏羲之易也先儒以此二者為先天後天之辨竊嘗攷之說卦惟帝出乎震之序合于今人之說其餘如所謂雷以動之風以

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暵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
 之坤以藏之日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
 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曰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
 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曰乾為首坤為腹震
 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又乾稱父
 坤稱母震巽為長男長女坎離為中艮兌為少又乾為
 天坤為地震為雷巽為風坎為水離為火艮為山兌為
 澤終說卦之篇皆先天之說也顧未詳攷爾先天千載
 絕學麻衣得之傳于希夷累傳至康節而後盛行然余

始在永嘉得先天方圓二圖于薛象先叔似傳皇極經
 世之書于王木叔柟而不見其全後丞外府蜀士呂澤
 甫凝之以閩州奏事進經世之說阜陵大喜其書留為
 太府丞同官為寮始得蜀本全帙因得叩其一二後有
 觀物篇隔眼大書云出康節親筆今見此卷悚然起敬
 始知板本失真為多然猶恨不見其全也二圖探索無
 窮康節之學雖不易窺測要皆不出于此繫辭所謂太
 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明道先生所謂加
 一倍法盡在是矣使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復生不能加

項姪集 卷五
損毫末于此不如是何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德類
萬物之情哉熟復嘆仰以還罄其謏聞書之以俟知者

温公奏藁

平章軍國重事止預大事十二條見申國春秋所以尊
尚元老也近歲竊平章之名而不加重字豈其力不足
以得此哉欲盡總衆職以盜大權爾彼亦不足以知此
蓋有教之者嗚呼非文潞公呂正獻豈可當此位耶

歐公與劉原甫帖

公是先生望隆一時而不容于朝出知揚州歐陽公所

爲賦平山堂之詞也移知青州公是作董仲舒詩云江
都才子又膠西擾擾諸侯等棄之爲問公孫丞相道不
知東閣欲賓誰後又帥長安久之作班超詩云班超投
筆起行間傅鄭甘陳不足攀何事眼昏頭髮白却思生
入玉門關二詩不無少望矣歐公與之至厚西齋蓋平
時羣賢聚會之地歐氏至今有西齋帖然終不能挽之
還朝豈非命耶

韓魏王與歐公帖

歐公嘗曰桑百歐陽其何敢望他韓公今觀此帖魏王

之推尊歐公又如此更相欽服宜乎同心輔政以致慶
歷之盛翰墨又其餘事也

東坡與秦太虛帖

坡公愛淮海如子弟喜黃岡如鄉曲殆前緣耶

跋黃子邁所藏山谷乙酉家乘

頃歲見張志溥庇家藏山谷雜記一小卷諦玩不已因
略效其筆意手錄之茲見子邁所臨乙酉家乘典刑具
存爲錄雜記于卷末而歸之嗚呼建中靖國以至崇寧
元祐諸公多已南歸而先生乃以承天塔記更斥宜人

誰能堪之先生方翛然自適觀所記日用事豈復有遷
謫之歎所謂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寧復有不足者
家乘止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而先生卒于季秋之晦相
去才月餘耳三山陸待制務觀嘗言先生臨終時暑中
得雨伸足簷外沾濕清凉欣然自以爲平日未有此快
死生之際乃如此世言范寥信中訪先生于宜此書信
然

跋朱晦菴書中庸

乾道末年余客授東嘉貳卿曾公以吏部郎出守嘗侍

身如集 卷三 吳樹萱校

坐論訓詁音韻數端公皆以為然余因曰此皆學者之細也公正色曰不然中庸所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辨力行之五者不可闕一茲非所謂博學者乎余為之悚然公乃文清公之次子文清及見元城龜山諸公家學有自來矣中庸之言昭如日星晦菴先生書此以告學者而又曰不可以偏有所緩至哉言乎學者試思之緩其一則必有所蔽而況以力行為可廢乎戒之哉

跋費校書 肅被召省劄 肅與陳簡齋同被召不出

費校書之不赴特招竊聞之是時人情事力尚可為恢復計遽以和議自屈忠義之士皆惜此機力既不可以回因遂肥遯以求其志不知者謂其為高而已

跋胡澹菴和學官八詩

澹菴先生以一書觸秦氏竄昭州諸賢救之高宗諒其忠再徙為威武簽幕羣儉承一時風旨相與擠之而又下石焉乃始遠置新州又復移吉陽蓋秦氏必欲致之死地也先生處之泰然雖遭摧辱略不為屈益窮經學又以昌其詩紹興更化始得北還孝宗初政擢吏部郎

文惠集 卷三 七

隆興改元鑰就試南省先生以秘書少監爲參詳官鑰策卷誤犯秦陵舊諱知舉內相洪公方欲爲之奏聞先生贊其決遂叨末第蓋優恩也于是始得拜先生下風長身霜鬣神采昭映恭謙磬折音吐洪暢畧不見久居嶺海烟瘴之狀衣冠甚偉如見古人時以短箋投謝坐主或報或不報惟先生報章甚寵以鑰多用諱事遂引釁夏滕文等數十條爲言尤切感服寶藏又已載于先生集中今見學省八詩蓋攝祭酒時也前輩固多唱酬未聞大篇而人人報之愈出而愈奇最後樊武諭以其

右科魁選再登進士第先生首言舞陽次及魁紀皆樊氏之先一武一文益見其工是時年逾六十思若涌泉筆力愈勁英特之氣至今凜然周益公爲隧碑言先生刻意詩騷後生投贄率次韻以酬多至百韻數十篇然則此八詩猶先生之細也鑰頃旣登門又辱許從其長子季永游雖恨其蚤沒而仲子季解及季永二子伯園仲方俱以才業自奮今爲湖南憲江西漕樞密院編修遂踐世官皆相與良厚又在中書嘗預試仲方二子燿燿童子科鑰年七十有四求歸未得于先生之門遂識

四世抑以知澹菴之德澤爲未艾也謹併書于卷尾云

跋鄭德輿歷代蒙求

蒙求始于李氏後有作者終不及之蓋自王戎裴楷鳴鶴士龍之類多取其一事而成對如忌鵬畏犧人多知其事而鮮知畏忌二字出于班孟堅幽通賦中蠟展好財似若不類而事則相關秉燭不諧尤非切對則以事意相似屢見和韻有句廢者亦有廣編十七史或專用小說及本朝故事左傳西漢或道家之書意亦勤矣終不及李氏之盛行同年鄭君德輿老不廢書用李氏之

體備述歷代由伏羲以至大宋事不求對句以四言童子易于誦習千古大槩如指諸掌德輿別有著述此特其一爾然比之衆作其殆最優乎其子洽淡鋟板以傳爲書其後且將使諸孫誦之

跋黃長睿東觀餘論

雲林子妙于攷古是書久行于世余尤所篤好惜其訛舛尙多每欲手寫以傳好事者未暇也著作莊子禮欲得善本傳後再爲詳校而寄之王順伯厚之嘗言本朝始自歐陽公集古錄千卷趙德甫金石錄至二千卷攷

訂甚工然猶未免差誤惟雲林之書爲盡善順伯蓄古刻最富論議不苟余觀此書辨析隱奧上下千古皆前賢所未發後人所難及修撰劉公燾紫微董公迥皆鴻博之士與之言自以爲不及也以雲林之美才又仕于洛多見故家名帖及居館閣盡見太清樓所藏異書時方承平鼎彝古器具見制作款識之舊嘗自言曰攷校往古事迹先須熟讀強記遇事加之精審決無疎略又謂歐公攷校非所長則此書宜無毫髮之恨及細讀之尙有疑焉如米襄陽疑李斯書謂不知何人書雲林則

曰乃李陽冰篆明州刺史裴公紀德碣中字可謂精確矣然謂史籀書揚州芭易惠系能辨其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顧不知正以紀德碣額縮而小之既全取馱州芭三字又移明爲易惠系皆取其半馱乃碧落碑中唐字陽冰素好碧落碑故用其字雲林誤以爲揚殆未之攷也王大令靜息帖礮石事異苑謂曹公同王粲見此而雲林謂劉表在荊州時未知何據題河南王氏所藏子敬帖云太極璇題猶重書自注云謂不書太極殿榜然選詩所謂璇題納行月者乃謂以玉飾椽

頭如孟子之言穰題非題扁之題也王世將表云頓乏
 勿勿雲林引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勿勿又引杜
 牧之詩浮生長勿勿謂古人詩中用之不特稱于書翰
 顏之推在牧之數十百年之前似難以此詩為證跋右
 軍甘蔗帖云蔗似竹于文從焉此帖以之俗從草非是
 按說文解字蔗从草在草部不得為非是以是益知攷
 古著書之不易云雲林壽止四十而精博如此余年七
 十有四聞見寡陋心顧好之不自知其可笑也鍾王以
 來多以意行筆雲林耽玩古帖與之俱化如隱之為隱

最之為寂之類尙眾此既為小學而作亦畧為正其點
 畫不敢自謂詳盡更俟博雅君子相與正之

跋揚州伯父耕織圖

周家以農事開國生民之尊祖思文之配天后稷以來
 世守其業公劉之厚于民太王之于疆于理以致文武
 成康之盛周公無逸之書切切然欲君子知稼穡之艱
 難至七月之陳王業則又首言授衣與夫無衣無褐何
 以卒歲條桑載績又兼女工而言之是知農桑為天下
 之本孟子備陳王道之始由于黎民不飢不寒而百畝

之田牆下之桑言之至于再三而天子三推皇后親蠶
 遂為萬世法高宗皇帝身濟大業紹開中興出入兵間
 勤勞百為櫛風沐雨備知民瘼尤以百姓之心為心未
 遑他務下重農之詔躬耕藉之勤伯父時為臨安於潛
 令篤意民事慨念農夫蠶婦之作苦究訪始末為耕織
 二圖耕自浸種以至入倉凡二十一事織自浴蠶以至
 剪帛凡二十四事事為之圖繫以五言詩一章章八句
 農桑之務曲盡情狀雖四方習俗間有不同其大略不
 外于此見者固已躉之未幾朝廷遣使循行郡邑以課

最聞尋又有近臣之薦賜對之日遂以進呈即蒙玉音
 嘉獎宣示後宮書姓名屏間初除行在審計司後歷廣
 閩舶使漕湖北湖南淮東攝長沙帥維揚麾節十有餘
 載所至多著聲績實基于此晚而退閒斥俸餘以為義
 莊宗黨被賜者近五紀則其居官時惠利之及民者多
 矣孫洪深等慮其久而湮沒欲以詩刊諸石鑰為之書
 丹庶以傳永久云嗚呼士大夫飽食煖衣猶有不知耕
 織者而况萬乘主乎累朝仁厚撫民最深恐亦未必盡
 知幽隱此圖此詩誠為有補于世夫霑體塗足農之勞

至矣而粟不飽其腹蠶繅織紉女之勞至矣而衣不蔽
其身使盡如二圖之詳勞非敢憚又必無兵革力役以
奪其時無汙吏暴胥以肆其毒人事既盡而天時不可
必旱潦螟螣既有以害吾之農夫桑遭雨而葉不可食
蠶有變而壞于垂成此實斯民之困苦上之人尤不可
以不知此又圖之所不能述也伯父諱从玉从壽字壽
玉一字國器官至朝議大夫

跋先大父嵩嶽圖

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巍然居四岳之中蓋天下之絕境

也大父爲登封宰家間舊有嵩山圖丹青故暗揚州伯
父設于雲岫堂屏間而書大父二十四峰詩于左右鑰
幼時猶及誦之先是建炎中四明遭兵燬最酷諸父僅
得生全故廬焚蕩一物不遺亦不知嘗刻之石也嘉定
三年鑰叨居政地鄉人張致遠翼仕京西一日得書謂
北客有以雜碑至權場貿易忽見嵩山圖碑下有序文
及詩知其爲大父遺蹟遠以見寄如獲拱璧真我家舊
物也惜其歲久細字欲漫乃敬書之移于樂石于是鑰
年七十有四矣不能更作注字使第三子治書之碑不

載歲月知縣伯父生于元符二年小名曰嵩家藏詩序
書元符庚辰大父又于少室山達磨面壁處作菴其上
后山先生陳無已爲記今在集中云建中靖國元年則
辛巳歲也曇潛書潛卽參寥子以二者攷之在縣首尾
凡三年大父字試可參寥集中多有唱和如登嵩山絕
頂等詩大父遺文顧無傳焉三十六峰賦亦不知何在
故此碑尤當寶之嗚呼大父薨于宣和五年甲辰後十
四年是爲紹興七年丁巳而鑰始生旣不獲逮事而登
封舊治尚淪于胡塵中北望慨然何能自巳大父登元

豐八年乙科文氣政術過人遠甚讀此碑者可以想見
大概受知祐陵官至徽猷閣直學士嘗守鄉郡再任涉
五載其詳見于神道碑銘中後諸父累贈至少師鑰始
追贈太師齊國公云

吳樹萱校

攻媿集卷七十六

攻媿集卷七十七

此卷當宋本卷第七十五

題跋

跋春秋繁露

宋

樓

鑰

撰

繁露一書凡得四本皆有高祖正議先生序文始得寫
 本于里中亟傳而讀之舛誤至多恨無他本可校已而
 得京師印本以為必佳而相去殊不遠又竊疑竹林玉
 杯等名與其書不相關後見尚書程公跋語亦以篇名
 為疑又以通典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所引繁露之書

今書皆無之遂以為非董氏本書且以其名謂必類小說家後自為一編記雜事名演繁露行于世開禧三年今編修胡君仲方渠宰萍鄉得羅氏蘭堂本刻之縣庠攷證頗備凡程公所引三書之言皆在書中則知程公所見者未廣遂謂為小說者非也然止于三十七篇終不合崇文總目及歐陽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數余老矣猶欲得一善本聞婺女潘同年叔度景憲多收異書屬其子弟訪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鄉本猶未及其半也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取所長悉加改

定義通者兩存之轉寫相訛又古語亦有不可強通者

春秋會解一書

是書未詳孰撰攷晁公武讀書志有皇祐間進士杜諤集繁露諸書斷以己

意名春秋會義

仲方據其引繁露十三條今皆具在余又據說

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

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許叔重在

後漢和帝時今所引在王道通三第四十四篇中其餘

傳中對越三仁之問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

就其家問之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三策中

言天之仁愛人君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

故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之類今皆在其書中則其爲仲舒所著無疑且其文詞亦非後世所能到也左氏傳猶未行于世仲舒之言春秋多用公羊之說嗚呼漢承秦敝旁求儒雅士以經學專門者甚衆獨仲舒以純儒稱人但見其潛心大業非禮不行對策爲古今第一余竊謂惟仁人之對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真得吾夫子之心法蓋深于春秋者也自揚子雲猶有愧于斯況其他乎其得此意之純者在

近世惟范太史唐鑑爲庶幾焉褒貶評論惟是之從不以成敗爲輕重也潘氏本楚莊王篇爲第一他本皆無之前後增多凡四十二篇而三篇闕焉惟玉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訂之更俟來哲仲方得此尤以爲前所未見相與校讎將寄江右漕臺長兄秘閣公刻之而謂余記其後

跋宋宣獻公書李公垂詩編

李公垂詩編自號追昔遊宋宣獻公手書之可謂兩絕乾道七年嘗宿剡川之龍宮寺見李公詩碑今在編中

而有闕文亟為求石刻于寺補百餘言宣獻字畫精妙而參以惡札如砒砒列于璠璣中益歎前輩之難及也宣獻父名臯不惟于本字缺筆高字亦去其口尤見真迹不疑如此等書皆親自傳錄春明三世以博洽稱有以也夫公垂短小精悍才氣絕人其自言治行之偉如此人品真可與文饒相上下惜乎二公德度如此恩讎太明以此得名位亦以此撥禍大雅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詩人之意謂厲階之生由夫好競者為之也牛李二黨更相摩軋數十年而唐益以

衰可不戒哉

跋周氏棣華編

歐陽公于燕兄弟之詩發不如友生之義高矣此詩方以兄弟為急而毛鄭二氏失其本義得公之言詩意始明而未章猶未甚詳深哉詩人之旨也儻爾籩豆飲食之飫特一時之適耳使兄弟既具而無他則和樂至于且孺猶孺慕之孺此真情也妻子人合也苟能好合猶如瑟琴兄弟天倫也如其既翕而無間則其樂至于且湛猶湛酒之湛其樂尤深矣故又曰如此則可以宜爾

室家樂爾妻孥所謂人不間于昆弟之言而家肥矣是
 究是圖豈其然乎而後篇終兄弟之道無餘蘊矣前歲
 武寧周氏昆仲俱自上庠來見以棣華集求詩許之已
 久今其季又至且流涕曰始與吾兄同致此懇不幸兄
 亡矣願終惠之兄弟無故天下之樂事也余伯仲九人
 僅存其四備嘗手足之痛爲之感歎不足併書古詩之
 義以遺之因以勉其後人毋隳此意以保其家周氏其
 有興乎

跋林氏所藏趙清獻公父子詩

清獻公以元豐二年春加太子少保致仕明年次子景
 仁倅永嘉從公遊天台雁蕩吳越間榮之至今解字有
 戲綵堂猶以爲盛事萱堂林先生隱居樂道與公父子
 遊頃歲客授之初登堂慕想嘗錄三人唱和之篇茲從
 萱堂之元孫晉獲見真蹟以神道碑攷之正三年庚申
 歲也清獻父子定交寒士萱堂以布衣與大臣爲寮友
 高風凜然俱可敬而仰哉

跋八陣圖

八陣自桓温一言之後無能究其說者乾道末年客授

東嘉始聞其說于毘陵使君薛士隆而陳君又以薛氏所傳握機及馬隆贊示余于是始見武侯之遺意王清叔曉以要略建安蔡季通元定著論尤詳嘉定三年編修胡仲方桀示余一篇蓋其婦翁王景醇方帥夔門哀前後衆說寄仲方且俾訪求遺逸余遂取所藏薛陳王蔡四家之書悉以授之將以復奇夔帥併刻焉武侯之陣原于先天六十四卦之方圖而其實則井田之遺法也文中子以不井田爲苟道且曰諸葛亮不死禮樂其有興乎蓋以深知井田之制也毘陵嘗問余曰一部周

禮兵制何在對曰在夏官曰此但畋獵閱習坐作進退之說且非兵制也對曰寓兵于農比閭族黨爲伍爲什卽其制也毘陵曰固然當知古人法制素明中外一致非如後世別有兵法八佾之舞六十四人卽此法也祭祀燕饗猶以爲用人人習熟公卿皆可爲將帥用此道也法制旣隳知兵者猶得遺意余因其言而攷之韓信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自謂多多益辦者此也項羽敗亡之後以二十八騎分四隊而下尚能披靡漢軍亦此也晉之馬隆以一小將自薦武帝傾意用之孤軍

深入略無後繼音問既絕而捷奏忽聞則已斬樹機能而平涼州矣史但言其用偏箱車今乃知其深于八陣如此後之任將帥者可不知此哉

跋山谷奇崛帖

山谷草書釣魚船上謝三郎之詞後有云上藍寺燕堂夜半鬼出助吾作字故尤奇崛吾儕生晚恨不識山谷上藍何等鬼物乃得以夜半助奇崛之筆此鬼正自不凡

跋劉資政遊縣學留題

資政靖文劉公以大魁發身高宗擢至侍從賢德日著而不見赫赫之名蓋其人深沈醇厚盛德若不足晚益受知于孝宗乾道五年起之閒廢中先畀內祠兼侍讀除禮部侍郎權尚書年高求退不至大用後以資政殿學士致其事名節始終與黃公中徐公嘉名位相似前則有王公十朋周公操陳公良翰此皆孝宗盛時尊老貴德之懿也龍游有石而銳古記有之曰尖石圓出狀元紹興十有四年歲在甲子大水去其銳次年乙丑公遂魁天下人皆以此為奇識而公處之泊然不有也

山谷草書云三十三字低二格吾儕另行頂格

生晚不及拜公親聞介菴趙公少卿彥端云嘗自以好論時事不知諱避時朝廷方經略中原日爲恢復之計調兵造甲諸郡頗擾多指言其非是或譖于上曰陛下究心大舉凡所圖回但資趙彥端一笑爾趙頗聞之不勝恐懼且謂使漢武帝聞此誅滅何疑已而寂然久乃知劉公夜對上從容問曰聞卿監中有人笑朕所爲者公初不知端倪徐對曰聖主所爲人安敢笑若議論不同則恐有之上意頓解亦曰止是議論不同耳趙公聞此感不容言又歎倉猝中出言之盡善若止曰無之未

必可以深悟聖意也帝前動勞移南山推此一端以見獻納之有益于國者多矣其鑰年十六時侍先太師仕柯山兄弟學于郡庠者二年頗聞鄉之名公始末但聞公之爲士固窮力學以致無仕不知其他也其鑰四明汪出表弟之子之彊力學決科作尉茲邑聞其居官殊有可紀校文漕臺竣事來見曰縣學大成殿建于至和二年其顏圯已甚齋館又甚焉幸士民之相安謀欲撤而新之翕然響應動有緡錢數千可以興役此志甚嘉方勉使成之又曰聞劉公布衣時因鄉飲酒禮之成嘗書講堂

壁間以勉後學而壁壞不復存訪其家得之求跋于鑰
取而讀焉益知公之平素所以自勉所以教人之大方
槩見于此矣其曰山川雖秀未足誇而師友之益為可
恃旨哉斯言然則尖石之讖豈足為公道是宜刻之堅
珉以詔後來公以平日謙退故知之者寡此鑰所以不
能自已于言亦不嫌于太詳也頃先公守括蒼公之子
之衡宰龍泉縣有聲後為御史臺檢法官今諸孫為守
為倅公之餘慶殆未艾也

跋袁光祿穀與東坡同官事迹穀

慶歷詔郡國立學而置教官者纔數處多延致鄉里之
有文學行誼者為之師我高祖正議先生教授四明前
後三十餘年一時名公皆在席下是時赴鄉舉者纔百
餘人解額六人試于譙樓秋賦之年先生謂舒公直袁
公穀羅公適曰二三子學業既成不應有妨里人薦名
于是舒試于鄉袁試于開封羅試于丹丘三人皆在魁
選實為一時之盛舒以舜琴歌南風袁以易更三聖賦
名于時而袁之著述傳于世者有韻類題選百卷後學
賴之元祐五年倅杭州東坡為郡守相得歡甚有迂新

啓事坡書龍泉何氏留槎閣記介亭唱和詩坡次韻二
 詩一謝芎椒一為除夜如別乘一來風月平分破之詞
 最為膾炙正為公而作則其賓主之間風流可想而知
 也抑嘗聞坡一日謂公曰素知博洽試徵轍事公一夕
 錄數十百項坡曰可謂博矣又從而增之前輩之不倦
 于學如此尚書豐公稷亦正議之高弟誌公之墓當崇
 寧中方諱言蘇氏但言為守者至不言坡之姓字鑰隨
 侍括蒼于郡齋見公作守時十詩石刻摹遺其家此外
 罕見公之遺文自少學賦最重韻類之書竊以為古今

類書第一蓋類書必須分門雖多出名公而事多重疊
 又必有雜門惟此書以韻別之讀者隨字徑取一索而
 獲每一目之下必有賦題故以題選為名況公編纂精
 確諸經注疏搜括無遺蜀有書林號為該博止取白氏
 六帖散于此書之間其實反成猥釀殊失本意世鮮知
 者公之五世孫標錄公與東坡同官事迹及豐公所為
 銘謂鑰書于後因誦所聞併書之兩家子弟衰門既幸
 未墜而公之後儒風日興有孫字質甫好古篤學教子
 有聞于時覺名鄉書燮以吏部知九江標以特科為丞

變之子肅甫一孫字叔平又有名方亦以特科進其子
洽與肅俱收世科其興殆未艾也羅公亦爲杭之貳車
與坡同時有啓云談笑風雲咳唾珠玉弟兄射策有機
雲慷慨之風父子談經無歆向異同之論是故名動四
海號稱三蘇亦爲坡所深知意與公適相先後因附見
云

書陳止齋所作張忠甫墓銘後

乾道七年客授東嘉獲從一時賢士遊忠甫居城南相
見如平生歡學校中小有所聞必詰其始末而是正之

略無隱情嘗曰性直言惹執友或不能堪不意子之從
我如流也鑰曰朋友道喪已久勁語實所樂聞以此終
三年往來如一日又自言舊與其友謝君黔講習謂易
與春秋未易窺測詩書執禮夫子雅言于是相與讀書
與詩儀禮雖非全書而禮節具在自古以爲難讀而公
獨熟復而躬履之貳卿曾公逮時以吏部典州取其所
校定大字刻之實爲善本嘗問何以不仕曰今之仕皆
非古之道是以雖貧而不願祿也問其說曰始至則朝
拜遇國忌則引緇黃而薦在天之靈皆古所無也其持

論不同類此後十五年叨冒假守則公已亡又二十五年當嘉定四年凡始以志銘求書丹感念疇昔併書于後

跋唐林夫父子帖

唐質肅公盛名士大夫戶知之少時見唐氏風憲記及東坡守杭州贈林夫詩又知有林夫之名鄭君寅宰吉之太和今工部尚書汪季路其舅也以林夫嘗自諫院謫五羊移監太和鹽酒稅遂取所藏林夫所書少陵劍器行哀江頭二詩與家問等及其父翰林侍讀學士彥

猷二帖併使刻之縣有林夫墨池山谷後為令嘗為之賦詩則其工書可知父子筆墨相照映後來當自知識別不待贊揚云季路好古有素鄭宰實知樞密院惠叔之次子聞其博雅有能稱必能訪求遺迹以增益之

跋六逸圖

孫登長嘯 馬融臥吹笛 陶潛漉酒巾

邊韶晝眠 阮孚蠟屐金貂換酒 畢卓甕下

雅放樂暢達逸 蘇子美書

頃在高炳如家見案上有六逸圖意其為竹谿李白孔

巢父諸賢閱之乃孫登馬融陶潛邊韶阮孚畢卓此卷
 絕似而有滄浪真蹟以六字目之尤為可寶余于此見
 淵明又在館中見唐人為太白寫照始知今世所畫陶
 則狀其遠韻李則極其俊氣殆出龍眠諸人意匠未必
 真也展玩未已童子忽曰豈針灸圖耶坐客為之絕倒

跋吉日圖

此圖古矣意其出于唐人於是時六經未版行本各不同
 故滄浪錄舊文而以今本證之前有壯士驅羣醜而前
 以待王射得悉率左右以燕天子之意然御者當居中

以執轡主將居左必擇勇者為右此畫御者或在左或
 在右殊未曉也

跋史文惠公帖

四明沈氏累世為儒鑰某幼年猶及識博羅公是生三子
 長字公權為鄉人師表晚始得官太師史文惠王篤布
 衣之交薦之孝宗上殿改秩為紹興簽判次字高卿少
 負俊才紹興十四年初開太學時侍郎高公為司業陳
 公少南為博士皆極天下選得高卿春秋卷寘之首選
 聲名籍甚竟以恩科得一尉食祠祿以終簽判有子曰

煥官雖不達而有盛名尉有子燠力學未效家藏太師所作博羅挽詩及薦尉公于梁丞相帖足以見太師垂情寒士又以知尉之有以得此也前輩日遠後來者可不勉紹遺風乎撫卷三歎謹書其後而歸之

跋范丞相江西唱和詩卷

高平公相業之詳見于王大參瞻叔所作行狀公之第四子孝隆棟實為鑰妻之姑之夫獲聞公平生尤著初赴廷試京師人已傳惟襄陽一范吳興一劉直言時方佞諛成風人已想望風采暨臚傳盡甲科不見二公姓

名李丞相士美以攷官侍立出班奏知徽宗亟令索此二卷進讀嘉歎再三遂俱寘第二甲首公既得官時何丞相文縝方為內相往別之何公曰如公等人物豈應墮州縣中公年始逾冠對曰偶叨名第且欲歸山中讀書未暇求進也何公尤加歎賞贈以詩曰漢廷初唱乙科時陛楯何知亦歎咨天子方將前席問將軍焉用免冠為高風已側諛臣日異日應伸壯士眉更向山中讀書去功名如此不嫌遲然公竟自此橫翔三十一歲為高宗朝名相茲得敬觀詩篇遺墨敢識舊聞于後劉公

名寧止云

跋米元暉著色春山

向薊林有題元暉橫軸云早爲山谷印可晚陪帝所清
閒筆力休論扛鼎神工更解移山向日家居道士今朝
筆落仙鄉胸次山高水遠筆端雲起風狂可謂曲盡矣
關仝李成皆世名筆多大山喬嶽之形元暉專貌江南
山水自成一家此卷尤爲勝絕超然故物也後人多作
贗本去此遠矣

跋王都尉湘鄉小景

國家盛時禁嚮多得名賢而晉卿風流尤勝頃見雅集
圖坡谷張秦一時鉅公偉人悉在焉淮海詞所謂憶昔
西池會鴛鴦同飛蓋者又有詩云夢入平陽舊池館隔
花窺口吐清寒皆爲此也嘗畫孫浩然金陵離亭燕詞
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閒話曲盡其妙今又見湘
鄉小景著身富貴不以平陽池館爲戀而樂荒閒之野
雖嘗因謫居而見之四時草木羣飛皆有生意胸次可
想而知

跋楊叔禹所藏東坡帖

二疏淵明泊文太師其退一也老矣既退復來求去未
得尤有感于斯言坡公猶以名位過分日負憂責吾曹
豈容安處耶

人言作文當如作家書長公家書即文也如此等帖可
以弔喪問疾而廢之乎

紹熙四年余以左史攝詞掖為殿試編排官楊渾甫為
檢院其子叔禹登甲科明年嘗書此卷又明年當慶元
改元余自天官出守婺女叔禹送以詩有云為漢寢謀
惟汲直在唐無黨只香山雖不敢當實佳句也萬里之

別余自廢退十三年又已休致不謂復來而叔禹召還
由學館入冊府再見恍如隔世坡帖八軸復得披閱慨
念疇昔遂書卷末云

又跋東坡三笑圖贊

坡書三笑圖贊不言為誰山谷實以陶陸遠公事陳賢
良舜俞廬山記亦云舉世信之有宗室彥通字叔達作
廬嶽獨笑一編乃以為不然謂遠公不與修靜同時余
曾因其言細攷之十八賢傳遠公卒于晉義熙之十二
年丙辰年八十三而吳筠所撰簡寂陸君碑修靜卒于

宋明帝元徽五年丙辰去遠公之亡正一甲子而修靜年七十有二推而上之生于義熙之三年丁未遠之亡修靜才十歲況修靜宋元嘉末始來廬山遠之亡已三十餘年淵明之亡亦二十餘年矣淵明生于晉興寧之乙丑少遠公三十一歲卒于元嘉之四年丁卯遠亡時淵明年已五十矣固宜相從姑志之以示好事者

跋曾召南所藏先侍郎訓戒

謚法尚矣子孫孰不欲顯其先世然罕有以清爲謚者嘗求之周公之法及春秋廣謚沈約扈蒙諸書皆無清

字惟賀琛之書乃有其三曰弗邇聲色曰清弗殖貨利

曰清臨官潔正曰清蘇老泉之書有其一曰避遠不義

曰清有如趙清獻公豐清敏公皆世所歸重若趙清憲

則未免有議之者矣葛文康公之父官雖未及特謚清

孝頃見文康謝表有云俯惟先臣夙有卓行飲冰自勵

清每畏于人知負米服勤孝實由于天稟觀休寧以語

姜尉之言可謂嚴矣至曾文清公乃得此名公論爲之

翕然鑰初筮永嘉時侍郎由吏部郎典州親見美政後

十五年叨冒假守凡事以爲模楷今閱此卷訓戒其子

引文康之言洎文清之書兩家皆以清易名者清白之
傳可知三讀歎仰不已召南久更事任已有所試矣其
益思所以振家聲者哉

吳樹萱校

玫瑰集卷七十七

玫瑰集卷七十八

此卷當宋本卷第七十六

宋

樓

鑰

撰

題跋

跋仇書

蜀隆州有山名跨鼇郡人李公新號跨鼇先生有書一
編名仇書觀物先生張公行成跋云方言曰仇倦也丁
度謂字或作仇故司馬相如云窮極倦仇而釋者亦云
倦仇疲憊也先生之書以仇名蓋示其倦游不晞時用
也余攷之集韻二十陌有仇字與劇同音注引方言倦

也然則此書之名音從劇義則倦跨鼈之意不過此爾
 然說文解字無劬而有颯集韻劬胡官切漫劬亭名在
 上谷漫謨官切說文解字颯其虐切相跨颯也二字若
 不類而俗書足以相亂劬從山谷之谷彈丸之丸則是
 欽宗廟諱嫌名第三十六字止是亭名別無義可取跨
 鼈卒于宣和之末故不以靖康之嫌名為避颯從谷亦
 其虐切口上阿也從口上象其理郤裕皆從此俗書與
 山谷之谷無別颯已逆切持也象手也集韻云隸變為
 丸執執等之丸恐筑之凡皆當从颯俗書與丸凡無別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徼劬受訕曰窮極倦劬俱音劇倦
 劬疲憊也而說文颯字徐鍇通釋亦引上林賦徼劬受
 屈謂以力相跨角徼要極而受屈也劬竭戟切颯其虐
 切聲亦相近疑卽颯字也跨鼈之書不應取跨颯之義
 正用方言上林賦倦劬之意耳區區雖若辭費詳攷及
 此因併見之以俟好古者癸未申同年錫赴宏詞多用
 奇字已在選中正用倦劬字而有可以為犯廟諱嫌名
 而罷之過矣

跋蘧書

余君種編大易粹言刊于龍舒又自著書名曰極書以
 八起數或問極字何義余攷說文解字二字部亟字注
 敏疾也从人口又二二天地也去吏反徐鍇通釋曰承
 天之時因地之利口謀之手執之時乎時不可失疾也
 會意氣至切集韻于去聲七志正引上文而又于入聲
 二十四職出此字亟蒿莖注亦引上文而云或作蒿莖
 余君既擬太元潛虛以為書謂此字實備三才故用之
 亦務用奇字故又加升第未知莖字止用集韻為據雖
 復別見他書其下又加木則未之見也當攷去吏乃本

音也要當从去聲為正

跋汪季路所藏書畫

東坡西山詩

西山詩碑止有坡谷張右史三篇近歲鄧公裔孫以前
 輩和篇數十首相示輒不揣次韻附見于後時在翰苑
 仍效周益公用印章蓋南渡來官府印多更鑄惟翰林
 院猶用承平時舊印鑄于景德二年蘇鄧二公俱曾用
 此也

顏魯公書裴將軍詩

魯公集中不見此詩裴將軍不知為誰既言劍舞疑為裴旻曾子言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于斯矣初不指名為何人而後世皆以為顏子不疑此書不見姓名其劍拔弩張之勢非忠肝義膽不能為此所謂言言如嚴霜烈日真可畏而仰哉

溫公倚几銘

文正公自不妄語推之疊疊千餘言一出於正是以輔成元祐之治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耳

蔡端明吐谷渾曲

此柳河東饒歌鼓吹曲第十篇李靖滅吐谷渾西海上曲也忠惠公字人言愈小愈好而大字亦足名世瑰詞妙墨可稱二絕

富鄭公帖

國初襲前代之舊士夫隔品致敬則端拜自文忠公為相一切罷之潞公嘗云宰相事體都被富鄭公壞了茲觀與李待制師中書詞謙尊而光尤增歎仰公在當時猶山嶽然一趙濟敢搖之而師中亦凌慢如此況他人

乎

趙德甫帖

趙德甫為金石錄二千卷最稱精鑑此卷謂宋公無名
繅者而黃長睿謂汲冢師春書宋之世次日景公繅者
昭公子與此銘合當以繅為正周繅女及散繅亦人名
此謂仲忽以為魯公器者無所據而薛尚功謂乃說文
魯字古之文字形聲假借魯公者周公始封為魯公為
周公祭文王之器無疑攷古之難如此哉

范寬雪景

范寬畫亦可模見真者輒能辨之刻削窮絲髮而行筆
堅勁鐵屋石人無能及者非其天性甚寬亦不能為此
也

燕文貴畫卷

圖畫見聞誌載燕文貴本隸尺籍工畫山水不專師法
自立一家規範預玉清昭應宮之役偶畫山水一幅人
有告都知者因補圖畫院祇候實為精品此卷不入家
數而布置精工別有一種風氣豈其是耶

跋王逸老飲中八僊歌

陸伯煨校

朱巖壑跋逸老草書蘭亭禊序云逸少作行書逸老為
 草字外人那得知當家有風味逸老以草聖擅名其為
 名公稱道如許寓居烏戍是時先太師岐國公為監鎮
 與之往還舊亦得其八僊歌此本改从九从日字為顛
 蓋長史素有此稱也羔羊居士乃其自號聖采為所居
 之堂得柳軒豈亦其家耶鑰隨侍時當紹興十一二年
 間猶識其人此卷書于庚午歲自言年七十有五則知
 生于丙辰余生于丁巳後公六十一年方識公時纔五
 六歲嘉定四年辛未始見此書則亦七十五矣感今念

昔為之惘然

跋張謙中篆金剛經

謙中之篆自成一家近嘗跋復古編頗詳此蓋其真蹟
 也然坡公有與趙清獻公帖云表忠觀碑額可用張子
 野之孫有書之子野吳興人名先而此云追薦亡父張
 三先生何耶更當詳攷其間以祖為但以轉為禱以薩
 為薛之類是終不欲書篆法之所無也

跋李晉明所藏書畫

文與可竹

笑字從竹從夭而字書不述其義李陽冰云竹得風其體天屈如人之笑坡公亦曾用其說湖州兩枝開卷一閱真欲向人而笑者妙處可得而窺哉

與可老木

廉博士宣仲以古木墨戲得名于紹興間嘗以坡公真筆映之全無精采茲見湖州老筆又出其上坡公有云孰有愛其德如愛其畫者乎

東坡漁父詞

元真子生爲魯公客後又爲坡谷所稱至隳括其詩篇

大書之其與屈靈均答問于江濱者何異耶

東坡獲鬼章告廟文

鬼章擾邊如唐之默啜种誼之奇功似郝靈筌第未知當時有詞臣如此否翟忠惠作安南制有云亦惟恃我朝廷爵秩假寵有邦用能保爾山川土田傳祚永世文人多稱服之蓋出坡公之遺意時方禁蘇氏學而文人之傑如忠惠公亦祖其緒餘是真不可揜矣

跋宇文廷臣所藏吳彩鸞玉篇鈔

始余讀文簫傳言吳彩鸞書唐韻事疑其不然近于汪

季路尚書家見之雖不敢必其一日可辨然亦奇矣爲之賦詩且辨其爲陸法言切韻茲見樞密宇文公所藏玉篇鈔則又過之是尤可寶也旣謂之鈔竊謂如北堂書鈔之類蓋節文耳以今玉篇驗之果然不知舊有此鈔而書之耶抑彩鸞以意取之耶有可用之字而略之有非日用之字而反取之部居如今本皆以朱字別之而三字五字止以墨書字之次序亦不與今合皆不可致詰輒書前歲所與汪氏詩跋于左庶來者得以覽觀今玉篇惟越本最善末題會稽吳氏三一娘寫問之越

人無能知者楷法殊精豈亦彩鸞苗裔耶

跋所書卞公祠堂記

東晉死節之士卞公爲最顯忠獻公爲之立祠忠簡公爲之作記忠肝義膽千載鼎立旣成而忠獻趨召碑未及建今五十年矣忠簡之子澥將漕江左俾鑰書之將登于石鑰爲何人而敢預此顧惟平生慕卞公之節義恨不及登忠獻之門叨末第時受忠簡公深知實門下士也茲乃幸得以惡札託名于不朽故謹書之

跋趙氏所藏大士

趙君所供大士聞竹石皆廉博士宣仲之筆梵相則出
于司馬參議端行廉諱布司馬諱梲皆以畫得名于紹
興初余家亦有此像端行併作山林此軸得二名士各
盡所長尤可寶也

跋胡五峰論語指南

論語一書自昔大儒不知幾人未有能發明仁之一字
樊遲問仁夫子固嘗答以愛人矣韓昌黎原道首曰博
愛之謂仁他何望焉自伊洛二先生始發千古之秘洙
泗言仁深見本源茲讀指南一卷樞密黃公察院沈公

皆深于此者五峰斷以一言方見二公猶有差處一曰
有心于為仁則曰如此立言恐不識心不識仁也一曰
能惡人則或者疑焉于是復明仁者之心曰本無所惡
也則曰只是當好惡之時胸中元未了了也烏得為仁
又顏淵問仁之下有曰人有仁不仁心無不仁此要約
處不可毫釐差嗚呼此言旨哉此論語之本體也然而
非二公相與講貫亦無以發五峰之言故易以朋友講
習為說蓋天下之說未有過于此者夫子以學之不講
為憂蓋君子之憂未有甚于此者學者可不勉哉

跋張樂全上范文正公書

范文正公講道睢陽樂全以文受知晏元獻公欲擇二婚其一則富文忠公次則樂全樂全雖不成婚然皆文正所薦文正通守河中樂全以布衣寄此書自敘南都知獎甚深蒲坂會府則河中也又曰經術興于南郡士林歸乎北海北海濰州也文正未嘗仕于濰亦無北海之稱南郡亦非爲南都恐是引用馬季長孔文舉事故俱不平闕而集中却有上北海范文正書又有謝范文正章薦應制科詩在明道二年又有謁青州范文正詩

攷之乃范中丞諷也樂全雖爲文正所知二范俱曾爲天章閣待制俱曾知青州然文正在明道間始爲通守而諷已爲天章文正知睦州蘇州之後始得此職又執政之後知邠鄧杭晚知青州則已疾甚樂全亦已通顯而諷正以天章守青社又實以明道二年同宋宣獻蔡文忠列薦樂全茂才異等然則集中詩及書皆爲諷而作青州在漢屬北海唐天寶曰北海郡皇朝以青北海縣置軍後升爲濰州政和始以青州爲齊郡以濰州爲北海郡此書稱北海蓋謂青州也因具列之以俟知者

此書當在范氏而乃傳于女孫豈書成不及上仍藏于家耶

跋東坡備水帖

蘇少公序黃樓賦謂長公之備水有三焉水至而民不恐水大至而民不潰水既去而民益親此帖言得旨見役七千餘人蓋水去之後請增築徐城以木堤捍水衝之時熙寧七年七月河決澶淵九月水至城下帖稱二月十日則其明年元豐元年戊午也坡時年四十三筆雖未老而精彩照人可寶也

跋李莊簡公與傅樵風帖

建炎四年金陵潰卒四散三月戚方既殘廣德五月遂圍宣州鋒不可當參政莊簡李公時爲太守無兵可恃亟設方略招潰卒于郊野厚待之以爲用戚與其副竝馬近城指畫攻具公以一書傳矢射副馬前大略言戚乃凶寇天誅必加汝爲將家何至附賊二人相顧曰此間我也攻稍緩始得爲備詔遣統制巨師古劉晏率兵救之晏戰死第三帖所言巨劉爲此也嘗巡城親以鐵扇障面而賊箭正中之危機屢矣舊曾問于老校退卒

而得其詳經略潘公其壻也嘗言公當危時寘七首枕匣中與家人約曰城不可必保若使人取七首則我必死汝輩亦俱自戕無落賊手一日危甚果遣人至一家慟哭旣而報少寬矣公誓以死守勵志如此故將士用命賊遯而城全郡人至今祠事之觀所與給事傅公手帖則所聞益信二公里人忠義相勉風節凜然皆可畏而仰哉

跋呂東萊舍人所作趙鈐轄墓表

趙侯死節九江三子相從于難父死于君子死于父忠

孝之道萃于一門始有東晉卞氏之風劉公嘗任從班丞相沆之孫也爲之墓碑甚詳東萊紫微呂公有文章重名又爲之墓表足以傳不朽矣侯之元孫吳興使君崇規先以墓碑示惠朱晦菴跋語謂東萊碑銘今不復存當爲求之其家吳興之父道州亦自言未入石而家多故因亡其本吳興一日又過鑰曰近從臨川宗族家遂得墓表錄本且得東萊所答簽判書真跡欲俾書墓表以補先世之遺慨然爲書且勉其併刻東萊之帖以信後世鑰何幸乃得以鄙札託名于斯

跋彭子壽甲寅奏藁并日錄手澤

紹熙五年歲在甲寅七月甲子日皇上初受內禪恭儉仁孝中外具孚勵精圖治羣賢在列曾未幾時而權臣已寢寢孽牙其間無有敢白發其端者時惟吏部侍郎彭公以舊學受眷最渥忠憤激發數其姦狀自此補外鑰其在東臺同中書舍人林公繳奏至再竟不得回消長自此分矣三人之言皆驗于後而公尤爲曲突徙薪之首更化之初與林公俱召遂列邇聯獨公不及見今日爲可痛也公之子司農寺主簿欽出奏藁及日錄手澤等

見示覽之輒爲流涕公論旣白上恩加厚公亦不自悼其不幸于九原矣欽倅嘉禾求跋其後林公下世亦已五年感念疇昔病中扶憊書此公之德業皆已見于於隧碑不復屢書嗚呼子壽可以不朽矣

跋韓熙載投吳狀

楊行密之據淮南一傳渥再傳隆演徐温已專政矣九年温始進隆演爲吳王而建國天祐十六年始卽吳王位改唐之天祐爲武義元年又傳至溥改元順義拜温左丞相其子知誥爲左僕射六年歲在丙戌温雖在金

陵制朝權而政已歸知誥立延賓亭以待士四方豪傑
 歸之時中原多故名賢宿德皆亡身歸順此正熙載投
 吳之時也其父光嗣為後唐明宗所殺熙載方隱嵩丘
 懼禍及而南奔所謂司空者非溫即知誥而史傳江南
 諸書不載其為司空宋齊丘雖為司空乃在太和六年
 歲在甲午相去九年矣熙載文華擅一時南唐諡以文
 靖此狀雖挾戰國縱橫之氣不脫五季萎芟之體然詞
 翰俱勝惜乎生不逢辰崎嶇危亂中自朱元之變嗣主
 益忌北人多酖之遂至自汙要其論議未曾少屈信英

物也想見分裂之時南走北走之士類假此等文詞以
 自見禪月貫休之投孟蜀有詩云一瓶一鉢垂垂老萬
 水千山得得來亦此類耶

跋向薌林拘偽楚檄藁

博陸侯既立宣帝威權益重而嚴延年劾其無人臣禮
 事雖不行朝廷肅然敬憚之使博陸雖有驕慢之心亦
 足以奪其氣偽楚虛有其表中實謬懦豈敢望博陸之
 萬一建君主龍天之議則其人可知向公一聞奇變即
 檄合肥拘其家想其方在惶擾憂恐中聞此寧復敢桀

耶封府庫以臣名奉昭慈垂簾而上璽綬于高宗雖出於陸伯焜校一時諸公之議而此舉實中其機此豈淺丈夫所能及哉

又薊林家規

薊林遺訓凜然如生而三子俱賢興國及邵倅既遵行維持于前貳車高壽獨殿諸公保家之慮尤為深長既聞于郡又刻之石諸孫相與結約為久遠之計士夫名家能守素業少見其比臨武令君悉以見示歎仰不已然嘗聞古之循吏有云律設大法禮緣人情蓋不欲專

以法臨民也家規如學規然師與弟子以道義相處不得_於不立規矩以警其不率者非恃此以為庠校當有行于規矩之外者而況家乎臨武令為一門最長更惟勉之以全雍熙之軌則向氏之興未艾也既以薊林文集求序引又書此以贈之

代史少保恭題御製和詩

臣不肖仰蒙陛下矜念簪履之舊俾待罪經帷寵光殊奕負無前比迺季秋壬子錫宴于澄碧殿因獲縱觀清激之勝洞心駭目如上崑閩捧手從遊天顏益温命宿

玉堂之直廬顧謂臣此會不可以無紀臣亦思敘感遇之萬一是夕裁成古詩三十韻上進陛下賜以宸章俯同其韻華袞之褒下飾小已雖聖主所以優禮老臣者務極其至而隆天厚地之恩臣愚何以稱塞竊觀有虞盛時帝庸作歌而後臯陶颺言載賡猶得大書簡策垂文後代臣之蕪陋焉敢言詩而乃上勤睿作之妙是豈惟近世儒臣遭逢之所未有視臯陶抑有光焉倘不能勒之堅珉以侈大賜臣則有罪臣洪惟陛下聖學淵奧句法深醇渾然天成兼備衆體一詩之中屢致意焉有

日躋民期仁壽有日朕瘠天下肥得以見陛下之用心有曰都護萬年觴何當至庭庀得以見陛下之立志若夫罄嘉謀以起勲業則非臣衰朽之所敢承至使直筆以紀中興臣不佞苟未先狗馬填溝壑雖在田里尙庶幾見之

代仲舅汪尚書跋了齋表藁

德壽皇帝中興慨念裕陵實錄之誣紹興甲寅乃詔三館之士是正之內相范公沖中書舍人任公申先相繼職其事當時英俊皆在選中吾鄉禮部侍郎高公閱其

一也先少卿方官于朝高公以姻連館寓間見諸公往來議論之餘鑰因得剽聞一二及取忠肅陳公所著尊堯集讀之其立言措意無非忠憤所激英風義氣凜凜乎方冊之上自恨晚出不得端拜下風逮今五十年始獲見公手書表藁于蔣君輝之家盥手諦觀爲之斂衽遐想氣象如在左右嘗竊攷之國史政和初元張公商英猶在相位編修政典局其所建也于是得旨命公繳進此書及奏御留中而張公以八月罷政用事者隱其詔素之實而誣以私九月遂有台州之謫觀公題識數

語雖在顛沛艱危中其尊君戴上之心死生禍福有不能奪者抱抑鬱于一時昭聲烈于萬世以此較彼孰得孰失鑰輒不揆敬書其後而歸之

攻媿集

卷七十八

陸伯煊校

攻媿集卷七十八

程